

陳庆笙茂才文集

陳慶竺茂十

文龜叩齋

清故茂才陳慶笙墓志銘

順德簡朝亮撰文

光緒十四年歲在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吾友狂狷兼者慶笙年三十而卒悲哉當其時朝亮長於慶笙八年以長哭少惜其有志無時不能如趙臺卿之更生也至於今朝亮年八十三矣以世亂故越四十五年癸酉彼家人迺請銘慶笙之墓悲何如也雖然自古皆有死慶笙年三十而狂狷立身宜書之以永千秋則悲而有可不悲者存也慶笙諱樹鏞系出有媯陳氏南宋時有諱媯源者自南雄珠璣巷遷新會荷塘鄉二十傳至達榮稱仁泉孝廉斯慶笙考也從學南海何樸園先生年十八進邑庠逾年補廩膳生凡七次一等第一咸豐辛酉科繇對策詳博登

賢書自以父年七十不違左右遂終不赴禮部試友愛母弟善處骨肉閒平生耿介獨立不喜漢學之非理攻宋學也慶笙幼聰敏承父訓年十三母亡與十齡女弟皆哀哭永念父多病女弟孝事父常勤勞年二十二未字以事父勤勞而亡慶笙終身痛之每言及輒泣下慶笙逮事父二十餘年凡侍父病湯藥親嘗衣不解帶廢寢忘食旣瘡迺復常父沒權厝倚廬居其旁三年麻衰喪食如古禮日求卜葬地或慮其哀毀惟自勉如古禮終喪年十九進邑庠從學番禺陳蘭甫先生時先生主講菊坡精舍推學海堂學長四十二年多士從之獨以慶笙狂狷異才稱爲粵士之冠以所著書付託之番禺陶邵學子政爲名進士始志學而終任道粵選舉稱焉繇與慶笙爲友直諒多聞一人

三益素有以輔之也子政少孤多傷懷或爲詩歌以自遣慶笙
規之曰如子之才可蘄至於道古之人有動心忍性而終自立
者子政聞而感發始志學焉迨宣統閒變政學校改章子政明
舊學以正新學嘗與友人書曰近日時事接於耳目者類足驚
心江海滔滔誠不知勢所終極然自古屯剝之會必有人焉起
而持守之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其爲之也稀則其任之者重此
固承學之士所不得辭如書之言終任道焉斯得慶笙三益而
始終有成也慶笙耿介貧有所不取粵張制軍之洞聘主惠州
豐湖書院予以重幣不就宦場之習不任事而予之金曰干脩
制台某及道台某皆饋干脩皆不受同門友梁太史鼎芬爲兩
粵廣雅書院主敎欲任以分敎不就而廣雅敎條主者就彼酌

定焉彼固不輕受人恩亦其志欲大成不安小成蓋其狷所不爲實以資其狂之進取也慶筌博學通諸經史百家發爲文章雖不永年而能自永嘗欲著周易集注義疏此注與疏將一手爲之體例旣具今不幸卒而未完成然其易論可傳焉又其讀史識高若論李泌張居正者皆可傳焉易論云秦焚書獨易以卜筮之書得存自是百家衆技皆託於易怪誕詭變不可勝窮然皆外道異說不足以亂易也昔費直以十翼言易最爲近古其說不傳王輔嗣忘象言理或譏清譚程子朱子之書其言理欲絜靜精微庶幾切於人事矣然朱子謂易爲卜筮之書愚竊以爲不然繫辭傳言易興神物前民用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盛德大業如斯斯豈惟太卜之官守乎故曰以卜筮者尙

其占明其爲易道之一也今反覆以求之知其義有二焉一曰古皇覺世牖民之條教一曰勑制興作之本原天下開闢民樸人少可以散處久而少者漸衆樸者漸智不能不推一首出爲主也所謂君也然民有血氣皆有爭心入深山犯猛獸而得食不如奪之於人之逸也而爭鬪之事起且民飲血食肉之餘無所知識亦不可以終日於是有伏羲出迺畫八卦以教之天下人生之理曰健曰順其理之用曰動曰入曰陷曰麗曰止曰說而八卦皆具之天下衆著之物曰天曰地曰雷曰木與風曰水曰火與日曰山曰澤而八卦又具之天下共喜之物曰馬曰牛曰龍曰雞曰豕曰雉曰狗曰羊而八卦亦具之天下附體之物曰首曰腹曰足曰股曰耳曰目曰手曰口而八卦無不具之當

時之何以教也則不可知然必教民有道率作興事以養其身
遷善去惡以安其生則無疑矣而猶慮理處於虛民仍不解也
遂設象繫辭以明其意故健不可知則以龍言之順不可知則
以牝馬言之使民皆家喻戶曉焉而猶恐民之不從也則以吉
凶鼓舞而董戒之吉凶者善惡也賞罰也上古謂之吉凶中古
以後則謂之善惡賞罰自民言之則謂之吉凶自教民者言之
則謂之賞罰吉凶者使民遷善去惡之名也說文壹壹字從吉
凶引易曰天地壹壹此最古之義其字從壹吉凶之理未明如
在壺中不得泄也今易作天地絪縕音讀皆同蓋未畫卦以前
民無知識吉凶不見謂之壹壹既畫卦以後知識遂開民知善
惡謂之吉凶此八卦之第一義也故曰八卦定吉凶定而斷之

也周禮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杜子春云連山處戲歸藏
黃帝汪容甫謂連山卽烈山亦卽厲山皆語之轉韋昭國語注
烈山炎帝之號其說是也三易不始於夏殷周其始於何帝則
諸儒說雖不一而連山始於炎帝斯確矣其餘二易亦必本堯
舜以前無疑也故言堯舜垂衣裳者謂其取諸乾坤也蓋伏羲
畫卦天下以治其後聖人繼起本其說而廣之以治天下所由
姬卜遂有三易之名此八卦之第二義也禮運稱孔子曰我欲
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鄭注謂坤乾卽歸
藏然則歸藏爲殷易連山爲夏易猶之易爲周易矣蓋夏商周
三代之君復取連山歸藏易三書廣其義以爲三朝教民之書
世變愈甚故其文愈多也杜子春鄭康成孔穎達諸儒或言連

山歸藏周易爲夏殷周三易或言連山歸藏爲神農黃帝之易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三代以後典章大備夏有禹貢周有周官之類其制度不盡同於易而文王猶演易者蓋推上古之教發明其義以教萬民其書以言理而善推此所謂覺世牖民之條教也開闢之初穴居野處百物不具凡有創作皆自無而有旣無書冊可則效又無遺制可則效其最可則效者莫如天地陰陽故遂取以爲法且方圓奇偶本無定形而古皇必取天地陰陽以爲法者蓋無所法斯安見方者不可改以圓奇者不可易爲偶雖能立法人將不從且何從以爲限制故必法於天地也此所謂斟酌興作之本原也至於後聖則前聖之遺制具在取而損益不必斟酌故周之明堂必本於殷人之重屋殷人

之重屋必本於夏之世室夏之世室必本於黃帝之明堂黃帝
迺法天矣易之言象何也曰繫辭傳已言之矣曰易也者象也
象也者像也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
物宜是故謂之象擬諸形容者以淺形深以顯形隱八卦皆象
也乾則於三連象焉坤則於六斷象焉此可推也是故程子言
假象失所象之實也朱子從邵子言先天失所象之宜也繫辭
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故曰不可爲典要唯變
所適彼執一象而求之者不知其變也李鄴侯論云新舊唐書
於李鄴侯皆有貶詞而舊書爲尤甚至謂鄴侯長於鬼道在相
位隨時俯仰無可足稱列傳與王璵關播同一卷甚至以左道
詆之嗚呼此何足以知鄴侯哉鄴侯閒關至靈武命之爲宰相

而不受其故何哉元宗之喪邦也實因其以官酬功祿山以不得宰相之故怨懟君父稱兵犯關肅宗草創靈武一時功名之士皆思以乘時取大位而武臣大帥爵位已極一旦成功無官可加則不能無失望且人覬貴寵則賢不肖濫進君輕爵位則賞罰無所恃鄴侯之告肅宗曰以官賞功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故不可輕予以宰相之名蓋早知其害也而猶恐同功共事之人好大官顯爵故以身爲之鵠使天下之人不貴高位而貴天子之恩禮不貴有虛名而貴有實功此鄴侯返極重之勢挽貪鄙之習其意慮深遠非尋常所及知也肅宗用其策以馭諸將故兩京復而無劉裕李克用之禍此豈僅不乘時竊位遠勢以避害之比哉迨天下已平觸李輔國張良娣之怒拂衣而去及

元載柄國恥與同列不能引身歸嶽而居參佐託魏少遊以自全夫豈畏蒞而不能自持者哉鄴侯之於肅宗也在東宮則定布衣之交在靈武則參匡復之議同艱危共甘苦以成反正之元功其交固矣張良姊李輔國雖惡其斥己然不過懼其居人主前進忠讜之論不利私謀耳如其一旦去位則無餘恨卽有之肅宗必能始終保全故鄴侯從容而歸隱可也其於代宗則不然雖有謀元帥翼戴之功而旣無師友之誼又不參帷幄之謀復東京拒吐蕃返陝州之駕誅三閹清宮禁皆不預其功且代宗以猜疑之主恩信未能終恃元載以兇狡之性惡黨環布深謀不測與鄴侯有不相立之勢非如婦人閹豎可以一去釋憾也使其賊賢之心一旦恣行則山顛水涯非樂土矣故必藉

雄藩之力以爲全身之地外度諸人內度諸己以養國家和平之福留其身而有待旣明且哲以保其身達人通識豈小丈夫之硜硜哉其出也處高位極恩寵而不以爲喜其退也參藩幕刺外州而不以爲屈有唐之隆人才盛而氣節衰以姚崇魏元忠之明德猶覬覦相位焉而鄴侯獨能卓然不滓敝屣富貴其出處進退已無愧古大臣矣若其成匡復之大功全兩朝之骨月肅宗用其言而天下中興德宗用其言而天下以治功名之盛千古光昭而舊書謂無可稱何失實也舊書又謂其與時俯仰尤爲不然鄴侯惡李輔國則去恥與元載同列則又去與時俯仰者固如是邪考鄴侯平生惟薦竇參失知人之明然張延賞害李晟則保全之小人讒韓滉則營救之陽城則薦之陸宣

公則與同官而敬讓之於人材亦無負矣其可異者宣公自奉
天得主以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鄴侯陝州入相之後則不聞
爭一言陳一議及鄴侯卒而舉屬吏減運米廣和糴止密封卻
饋贈定宣武復謬謬然封章入告李進則陸默李死則陸言夫
以宣公之大賢勁節豈隨人俯仰者哉而如斯者宣公所欲言
鄴侯已言之鄴侯所不能言宣公亦終不敢言也宣公於鄴侯
猶敬讓如斯則鄴侯之爲人可知矣且鄴侯以好神仙之故舊
書至以左道詆之新書謂其爲世譏切夫鄴侯之學雖襍二氏
然觀其佐三軍出艱入險智謀議論忠厚正大豈王璵之比哉
蓋自詩鄭風序言亂世學校不脩漸至於秦滅學六經道消而
天地生人其性恆貴先民之風猶有聞者故當時偉人其學問

皆有所得不必盡出於六經汲黯好黃老顏真卿好釋氏皆不
害爲君子況鄴侯經濟之才定亂之功在二人之上哉且公孫
宏孔光張禹自以爲列儒林之選而貪鄙無恥誤人國家朝廷
亦何貴此小人儒蓋鄴侯旣好神仙而出處不測際遇亦奇稗
官小說多附會其軼事舊書不能辨正乃於卓卓之節皆沒而
不載且肆言以詆之謬矣張江陵論云神宗承世宗叢脞之後
以童昏卽位政委大臣江陵當國十餘年封俺答而邊境安用
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而外侮息用殷正茂督粵張佳允撫
浙而內寇平改漕政設互市丈民田嚴課最覈驛遞而國用足
去冗官清庠序尊主權信賞罰課吏職而朝政肅太倉之粟可
支十年太僕寺亦積金四百萬天下幾於太平功亦偉矣而後

世如王船山陸清獻王鴻緒皆詆之不遺餘力夫江陵丁父憂奪情據位治政侍經筵講讀爭之者至廷杖謫斥神宗待以師禮而江陵自失師道如以此詆之豈不宜乎若詆江陵擅權勢結中官皆非知事勢之言也人臣當國非無才以濟時之難有其才而不能力排羣議任天下之怨之難英辟踐阼政不下移相臣贊揚而已及乎虛已以聽疑可有爲而小人以不便其私而沮之君子以不同其意而議之發言盈廷罪謗朋興故韓魏公兩朝顧命而以人言出外范文正夙德望重而以論劾去官江陵一新進之人爲伊尹周公之事國家多故非次第更張不可爲治而百僚卿士各逞私圖非嚴肅峻厲不能有功其招怨讟勢也儻依違遷就潔一己之虛名國事民生其曷有賴且江